皇明史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兵部尚書鐵公

公名鉉原色目人居鄧州聰敏剛決入辟雍學問愈進除給事中遷都督府斷事官　高廟毎試以事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藩府有大獄刑官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建文朝歷山東參政元年秋北兵起耿炳文戰敗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歸二年四月師再進又敗北兵乘勝追襲鉉在行與參贊高巍

並響南斧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固
守濟南十六日北兵臨城生員高賢寧射書及論曰周
公輔成王城中堅守不肯下城壞則夜幕藍帛囊以葦
席苴白如縫若城旋即補築　文皇堰濟水灌城城中
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人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
伏地請命肯　文皇在軍甚苦諸郡縣旋破旋堅守至
是大喜謂諸將曰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
金陵畫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軍中皆呼萬歲鉉
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
呼千歲即下版拔橋　文皇乘馬徐行率勁騎數人度

橋直至城下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陛下稍急傷 文
皇馬首 文皇急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
不可動乃得馳去大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辱罵
文皇攻益急以大礮臨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
懸其處遂不敢擊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焚毀北兵
攻具累敗之相持三月圍卒解捷聞賚金幣加布政使
其父仲明母薛氏年皆八十並與誥封及三代歷城侯
盛庸代景隆將合兵戰東昌大捷鉉趣朝受賞宋參軍
說鉉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
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守臣郭

資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諸將潰逸者稍
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
宜署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破則北兵回顧家室
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若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
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旣久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
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
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
犒問辛苦述賊狀歌激發忠義尋陞兵部尚書佐盛庸

軍事北兵既至滄州十月徐凱見擒復命鉉專守濟南與高巍賦詩慷慨相對泣庸帥兵往來那傳間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由東河還戰藁城遂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璧至宿州鉉率兵躡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文皇幾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督兵渡淮盛庸連敗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擁殘兵在淮南爲人執以獻十月至京故老相傳鉉俘見反背坐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剉死罵不絕時年三十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

戾光臣尋亦死一曰福昌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
上聞曰渠竟不屈耶赦出之皆適士人鉉以非常之才
臣難殉國遭天命已改志不克就然剛毅果敢之氣耿
耿激烈不可屈撓自其發歳受知 高廟已負託孤寄
命不貳之節乃卒以烈誠奇畫震耀今古 文皇每對
羣臣特稱其忠焉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忠義甚烈三公
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
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

敢以此語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閒錄云公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與文恪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口然當時以周石非內朝臣雖數窘　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朱史氏曰死節諸臣其家屬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或爲蝦蠏所弄同歸于盡皆嘗賭𤋮淚付之暝暝乃好事者揑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欲吐女不幸而妝又重不幸遭此枉誰爲明之者前錄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

語皆削去降于擴淸有功　建文諸臣多矣

兵部尚書齊公

公名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太祖將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時　上年高　皇太孫參機務召與語甚悅曰此經濟才也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審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　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

言於新君矯　皇考詔間我也比燕王入臨至淮安泰
請急出符勑歸國泰嘗使燕得厚餽歸而上于朝　上
嘉之益倚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諸王有罪輒
除國泰以燕王英武志廣氣剛剛者易挫加以不軌之
事就信其誣去之則其餘自讋子澄不以爲然于是廹
周王橚遷之雲南徙代王桂于邊執齊王榑囚之湘王
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楩爲庶人囚燕王宮符下甚急燕
兵遂起泰慷慨任兵事　建文皇帝得自寬日召學士
輩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度泰請削燕屬藉移檄聲罪致
討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克衆不能奪時諸

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尚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英在
太祖時未嘗特將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自遼東會兵
五十萬進征北兵以誅姦臣為名疏請發齊泰黃子澄
等付臣訊究不者進兵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監督諸
軍泰以谷王橞漏師先遁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
召還遼王汎海至寧王竟不至炳文既敗使李景隆代
泰極言其不可任　建文皇帝直以門第肺腑至親且
空言班班遣之師大衂四年北兵日逼至淮泗謫泰與
子澄宜求解兵李景隆亦書予燕請齊黃屏竄遐荒可
息兵歸藩燕王曰此紿我也不聽進益急尋召泰未及

還金川門失守建文遜去泰追之不及至廣德欲往他
郡起兵與復所乘白馬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既而行
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
不屈死之籍九族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
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
人猶稱尚書舖嘉靖中知縣謝廷蘐為祠祀泰稱中山
院已酉尚書海鹽鄭曉至溧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
裕印六歲兒之後也

史氏曰齊尚書居奸臣之首既以不屈死夷族矣然
與胡少卿之子傳福皆六歲發配可見族夷固未

嘗及幼丁也乃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請赦諸臣外親得 旨允録而首日除齊泰黃子澄外若有斯焉者其閣臣所擬乎抑 御筆所增乎（閣中票擬為閣票用墨 御筆用朱余匆匆未及考為根計） 神皇英明未必考據到此當國者申文定又非刻薄之人且元年之詔豈獨不聞為何着此一句反覆思惟終不可解後十四年吾友徐若谷知深水縣（若谷名良彥新建人戊戌會魁知縣徵入為御史延按四川陞副使入為太僕少卿僉都御史延撫宣府）取的裔齊承恩衣巾奉祀併賸書當路悉請赦外親之戍興州衛者其言曰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守殉難之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縛 文皇也而赦

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況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濫錄于費宮而司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戚不可原邪乞慨疏云云疏竟寂然均一忰忠均一報忠於職蕩中微有參差天乎人也安得起尨原問之

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黄公

公名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袁州府分宜縣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嘗賦寒江把釣圖詩云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隨處足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秋乃數聲天地窄遨遊湖海水雲寬絲綸直下三千尺願得鰲頭與世看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揭榜五色雲見廷試第三授編修陞修撰 東宮伴讀累官至太常寺卿建文爲太孫一日坐東角門屏左右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盛卒底亾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玆事終仗先生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兼翰林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圖燕子澄曰燕王素孝謹不可誣周齊岷代在太祖時每以不法皆過何況今日于今作過必先周王周易取耳燕母弟剪如手足剪一則墮若先議周罪燕必來救以速坐泰曰甚善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遣歸坦

候無疑也乃白建文先使李景隆襲執周王櫹燕議其
罪王上言若周王所爲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寛宥
如其顯著　祖訓具在臣何敢私伏望　陛下體　祖
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建文覽之惻然謂
事莫若中止二人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
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發可感
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
盛及今不去後難圖也建文猶豫且曰朕在位未久遽
去數王何以自解於天下燕亦疑懼稱病不出子澄曰
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

人此之謂也　建文曰燕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宜更審之乃以備邊為名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北兵遂起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為言一云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考　文皇雖起兵屢上書稱臣稱陛下豈有去年號之理惟入金川門羣臣勸進乃始革除稱洪武三十五年　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亟憂之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雖糧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驕佚妄自負文武才臨行子澄授以策依違而已退而侮且發之既戰輒敗棄其師遁還京又赦不誅子澄請

正罪哭且評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厲士卒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
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于澄指膺慟曰大事去矣錯薦
景隆悞國萬死不足贖罪賦詩云使節曾登大將壇貂
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每時悲趙括撫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哭
向蒼天幾墮冠北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逐子澄及
泰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
也請悉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即已　建文爲遣少卿
薛巖求罷兵又不許兵抵江干子澄奉密詔携妻許氏

四子珪玉潤澤由洞庭徵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
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徵守
諱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約善同死國事善又
上言于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閒遠以伏敵人乃
亟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賊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
京師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
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
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北方孝孺
執迷朕將悉放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
用耶況富貴辭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

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惟者　上變色曰此天命有
在關汝欲借兵日本脅我果有之乎曰　皇祖起義兵
定天下生殿下易力寇世托東北大藩承衛王室北狄
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壓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
何異　上曰此鄉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
褻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今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
一福富遠章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王哀
號震天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嘗認何罪責書
於紙曰湜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
此克幾後嗣慎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

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傑成年五十三族人無
大小出江西者皆斬獨彦修爲崑山音語充解役收骸
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縶所爲紙牌祀之忽一日
晝雷大風發　收攫其主去又數年會漢王高煦謀逆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
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爲諱於是路防稍寬携歸欲
葬江陰君山黃歆墓側守墓者不容歷管無皆不可至
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璉字廷璉
山人永樂十年進士任御史歷山東參政贊宣府軍
宣德十年加戶部侍郎督邊儲轉左仍兼延撫景泰
襄贊蒞事公勤廉謹在邊數年始終如一日凡以首
上老必齊論云某陣中獲於何所遇敵力戰何求人

舉敢罔賞者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恐依建洪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即其地葬焉天順三年兼文悉處參政山西奏建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爲立傳
襃是 朝廷建官 諭祭遷葬崑山

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效之力天祐眷屬友之力 護骸骨子之力效而不亾君之力百世芳風山之力藏銘于中萬年出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冢酒酣爭地致訟還舊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裂一溝見劉御史舊志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宇其在分宜葬者亦曰馬鞍山國初舉發華除之黨者亦曰蔣乾人皆神之兩地各以裔一人主祭時萬曆四年也熊亦博古爲人所重吾學編云一

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遁潄家湖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
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
朱史氏曰北平兵起顧以齊黃爲主名坐曰亂政曰姦
臣且遣 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
籌之上承 高皇之重下値親藩之彊主父偃之策迂
緩何及于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即削奪不過兩端抑事
有未易言者周王悍詩譽齊國走鳳陽秦晉二王數以
失德謫責甚至召還此皆 孝慈親生子也當 高皇
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 高皇可以父道訓
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 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

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肉閒義不勝恩　建文
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
閒恩不掩義而　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彊則幽
燕成名既重羽翼暗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
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
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泰既親承
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自當如此若一主優容人必
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暗劣如漢之桓靈甘心
受制謂仁明之主殫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爲天下萬
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救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

盡族焉道如是止矣若輕着口角有慢國失策罪魁之語此又與于陳瑛之甚者也　文皇亦且震怒矣

贈同里劉醫士歌

世人欲學醫國手令人不見古人有古人已遠可奈何力追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淫窮簷蔀屋多呻吟眼前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京國相逢舊相識囊中勝貯活人方往市懸壺不盈尺夜來疎雨敲梧桐為言歸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行李便逐南飛鴻嗚呼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還家種杏蚤成林來清當有河東傳志云其詞跌宕奇

絕讀之快然惜其時無有收輯之者今方孝孺正學集練子寧金川玉屑集皆盛行而子澄文章泯滅尺牘片語流落人間氣焰光華固不必多也

初見梁寅令作梧梅詩賦曰百千年樹未爲枯三五個花何太疎開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臘香無寅奇之

攻黃之先世有名嘉者靖康初爲太學生從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及用李綱退詣開封貴府尹王時雍曰

初見獻愚豈十事將喜君有爲乃今姦邪如此時雍唯唯執政者見嘉嘗論孥曰諸公日北食國家二升米耳

吾徒有愧多矣後終廉州司法參軍

禮部尚書陳公

公名迪字景道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薦召編修十八年陞侍講豫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奪情起服明年陞雲南布政使諸夷煽亂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 建文皇帝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代禮部尚書鄭沂北兵起上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

極言庸暴不可用二年知貢舉水旱有旨集議廸言刑獄未清宜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錄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宗業既喪且畏逋負失今不䘏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暫免差役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兼侍李景隆及諸將屢衄廸受命督軍儲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廸責問傲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叱勿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爇熟與食問廸好否曰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益唾詈俱凌遲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僕
來保拾遺骸歸葬縣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搖而捉諸
端幼子珠生五月乳母茵潜置溝中得免八歲爲怨家
所訐　文皇特宥戍詔戍撫寧尋徙登州爲蓬萊縣人
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
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論判寧國復置祠祀
郡人私謚曰靖獻教英贊曰江漢之水濯濯精靈不瑞
於物鍾爲喆人嵩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

里乃恭東籓乃伯南諮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
宗伯汝諧直哉惟清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政宮
保峻秩臣何敢有與鏤如飴臣死臣職方隸同歸青天
白日寃陵大節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時有本
部侍郎黃魁行高古有文學習典禮與廸共事相善亦
不屈死有言魁廸某地　太宗詔至力拒欲起兵被縶
去死者乃黃彥清非魁也廸四世孫與

按使陳公

與字文相號大竹弘治乙丑登第授禮科給事中劾廖

愷子倖舉鄉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巨璫爭辯不屈坐事繫獄罷歸嘉靖改元詔復陝西叅議撫治商洛時逆賊猖獗聲震三輔督兵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喬夷叛化三十餘年比至撫循有方所在穿帳及處哈密事竣擢浙江按察使尋陞應天府尹未任卒于其學

尚書陳公

其學聰慧博聞強記嘉靖甲辰進士行人沈靜自守太宰許松皐甚重之丁未選御史彈綅帥陸炳擅作威福詐較乘傳驛騷道路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于罷市又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專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

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姦熾然敬憚戊申按兩
淮鹽法增通泰之堰清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值劾總兵
李某縱容攘盜奉御王某沿塗侵擾疏呂梁洪夫額設
之濫及河漕二大臣遷轉之非　詔皆允之庚戌陞陝
西僉事榆林叅議五載秋防邊境無事尋以副使備兵
肅州時哈密諸夷爲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燉煌防
其猖獗乃定陞本省叅政守花馬池尋山西按察使晉
僉都撫大同酋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
走之癸亥陞副都撫山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叅
將孟鸞戰捷斬首百餘人先是韓藩藏祿已六萬而宗

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
至是奉國將軍融燏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擻藩司
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鹽鈔年例課
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 旨悉如議廢融燏爲
庶人燏不受詔逐逮者且就平涼知府祁天敘毆之百
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及徐鉞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
糧儲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
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兼兵左總督如故虜大舉寇花
馬池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人會別部有所亾失歸待
勘事白即以原官總宣大逆人丘福等入犯弘賜堡趙

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
部尚書尋致仕久在邊習虜情偽戰守相資多所斬獲
歸家𥘉大忠祠以祀少保京兆市田以周學校屢薦加
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有餘諡恭靖子琛官生太守

侍郎卓公

公名敬字惟恭浙江瑞安縣人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性至孝晨昏定省雖遠不廢讀書寶香山夜歸値風雨迷路望遠微有火光尋之乃小院見一老叟與僧相不受求歸與一牛騎而行到家則黑虎也洪武戊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于 上曰朝庭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 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

子孫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　上曰爾言是
朕慮不及此他日與同官見適入十一人　上命改為
元士尋以六科為發政本源又改為源士後復稱給事
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
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彊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
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　建文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　建文默然
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曰此

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
此　文皇怒欲殺敬復憐其才且曰奸臣欲害朕敬止欲
從朕內地耳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勸敬不聽姚廣孝
名僧有重名敬每輕而抑之銜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
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　陛下所藉
爲重仝在地勢使敬言見用一至江南直囊中物耳豈
有今日哉　上猶使中人諷之堅不屈及臨刑從容歎
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
如生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
惟得卓敬一人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

書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遒落著凡五十卷遺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又若干卷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携小像求侍講劉球作傳球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私謚曰忠貞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毀軸之中副使李夢陽又繫作小傳云

朱史氏曰卓公爲建文效死忠義不必言然最初論諸王服飾當辨後言燕當徙封又究心周邵理數之學此其學問識力青田之後一人乃姚少師以舊怨激使必殺夫當日迎則生不迎即死公之死討已決　集自

然不容卽委曲宣諭必抗必疚何藉于激少師智人也

固惓惓于方正學矣何獨于卓緼此心多此口人不可

無學學儒則仁義學釋則慈悲少師所學何事佐　文

皇取天下誅殺慘𡚁既不能救又益薪焉卽溥洽之請

亦在屬纊之時豈慈心至此始發抑恩怨大重英雄本

色固然　文皇又可遂不可挪湊成此殺運耶

侍郎張公

公名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侍郎二十八年四月轉左　建文皇帝初即位諸大臣言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畧有威望者為守臣岸壓推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使謝貴並受簮命未幾詔讓燕　文皇皇恐逆謝衆疑不測昺貴方在部著覘朝命為緩急符屢下乃列兵防守王城　文皇稱疾不出長史葛誠伺內事報昺謂王實無恙昺且信且疑謀甚閟皇惑無措頗兵備已嚴覘王府在階䧏中不甚加意也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日

昺貴是主謀非幷討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坐名逮府中官敕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昺貴入付之二人猶與未敢進　文皇促南使者急趣之二人謂　文皇實窘不得已應朝廷命獻出腹心人以自解兒且倉卒卄連聲追呼遂入至端禮門為伏兵所縛一曰紿計清客所拿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服夾之屍得還葬一曰燕王以三子得還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物飲酒囈言語亂或臥土壤或當仆彌日昺貴等問疾殿中文皇擁紅爐猶呼寒昺貴嘆息而出長史葛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干上故耳昺弗信防益深王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向扶婁扶謝朝送賜宴酒酣進西瓜令較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氷去不堪取刀剖之於是所盛伏兵盡出擒昺下擲杖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

迫耳爲不服遂斬之以殉 按李氏之事其于寧王亦然當日兵謀已定各官皆人掌握中安用以瓜爲號文皇既稱病何至奪食市中以迫溺目譏謂之小說可也 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

機警奇心腹令察府中動靜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敗擢友直北平參議渡江後族昺家株連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 太宗曰張昺之親與錄同頑直須爐冶耳引出生燒之疎遠及卑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文皇屢夢昺被髮爲厲山焚其屍面色如生昺家祖墳在水南去城東三十里洪熙元年詔昺戚屬戍邊在家籍一人餘悉縱還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僉事湯公

公名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　文皇入京即召瑛還窮治　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殺之

三長史　附盧振

葛公名誠以進士爲燕府長史　建文即位燕王使誠奏事京師覘　朝廷所爲　上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爲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詞色有異深疑之一云曾諫止　王佯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猶

自言寒官司入問疾皆懼危篤獨誠知王以　朝廷猜
嫌不自得有所托私告昺貴使勿信又使人上變會燕
遣人奏事齊泰等言于　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燕
府官屬而張昺謝貴受密命刺誠與護衛指揮盧震爲
內應既擒昺貴捽誠震下殿斬之後族其家

龍公

龍公名鐔字德剛高蘘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
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北
師起朝廷徵兵于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燕王即位械
鐔下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白書贊曰捐生固殉

弟事二主别父棄兄爲僧肝膽塗地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復還故土今其家書遺草及諸哀輓猶存

石公

石公名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爲掌府左長史靖難兵起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言于主將獨嚴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伴讀余公

公名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或曰鎮江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北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

起兵時逢辰泣諫不從害之

文學杜公

公名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

侍郎徐公

公名垕字宗實以字行黃巖縣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質自相師友又從永嘉彭庭堅遊學益充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末登居永嘉授徒自給大學士黃溍出門下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尚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聘入京數奏剴切授以風紀職辭除銅陵尉請歸迎母就養 上怒謫役淮陰爭延致爲師尚書楊靖率先受業未幾召還教駙馬胡觀當講中使援例設駙馬位南向師席于階上東向公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

布衣故詆師道哉引駙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拂袖出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爲下泣執弟子禮　上嘉之復命梅王二駙馬訪論稽古屢主文衡號稱得人作鐃歌題偃攴圖　上聞而喜陞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賑饑當春暴漲與治水之役上官以爲妨農欲止之力言它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孰甚焉且有用者壹募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爲勞其年水旣得通田亦大穫郡乘載節婦王氏屬邑有樓貞婦請旌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公曰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耶遂著爲令滄州有女未嫁而夫死者歸夫

家成喪剪髮自矢請旌以來及格為疑上言立志卓異
非尋常者比從之太守李善為可大用擢兵部侍郎使
兩淮以過家稽留左遷尚寶丞不數月復官上十事皆
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為所嫉上獨知
之其使淮浙便宜行事工部需銅數千斤毀銅佛以立
易之先為文告曰佛以慈悲為本今官民迫切勿著[illegible]
真慈悲也因得足數會還遇旋風回翔而去異之[illegible]
湖炎上有數尸伏其下衣裳中得棱布小印戒所為物
淮給言部劄買布其急且濫其價應者雲集竊賂發[illegible]
衆驚以為神浙西郡庫與寺僧寄邇庫焚坐僧失火倉

番庫多桐油嘆曰非僧罪也取油置日中晝而火發僧
遂得釋北兵起奉使集兩浙義勇又明年北兵入京家
因以獲終不少挫卒年六十二一云文皇靖大難乞骸許之歸家謝客課子孫趙二數良可拘因徵詣奉運至京得疾卒於征途絕偶然之氣不少眡

尚書張公　附毛公

公名紞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改右參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禋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爭訟逮還莫安是時雲南寓賢蕡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勑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莫轄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册雖不備

述亦畧見焉當是時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
位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歲亾異時今不然導善弗從
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皇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
人爲善從者罕焉何其難哉西南既平爾統撫守實先
令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
州十二牧土朕不待考而知玆復命仍治汝往欽哉滕
宴及道里費統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
上勅論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
其端曰書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
功烈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

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神機廟算出自上裁有詔有敕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册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脉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拔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聰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邁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二十六年再朝褒賜

如前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是
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統試鑒識精絕名當
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吉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
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
副　文皇既立仍其官因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純與
其數既迎附赦為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召曰
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純出逆自經
吏部後堂家統宮為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
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為行省　皇明既綏萬
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號置布政使司屋宇僣度踰

有成績敕之華夏則規模差陋惟堂與殿製頗精緻旋
禜累節楙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葺漏者屢矣周廡
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畧意精者其舊貫而纔者元之
攺作也東墺左右司以下西墺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
焉統備員以來烏合之徒內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
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備材明年冬撤其
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簷高四
尋簷殺脊之半以强踰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纔暨
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廡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
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

其便其與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大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作作作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驗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倫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粵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碎瓏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旣不足繫其心又有險可以容惡是以桀驁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彊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歔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

即其要會而領之唐閩廣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倜并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勿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剪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崇辭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疾奔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盜賊則乘其未

潑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
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赫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
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尹直
贊曰亦粤太宰赫赫桓桓丕舉明經歷掌滇藩于戈甫
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冢百官
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旣遴闒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節
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侍郎毛公

毛公名泰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吏部左侍郎蹇義爲右
侍郎泰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北兵起

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統然泰亦然或曰即毛泰亨也
朱史氏曰張公之死說者不一或曰聞　文皇即位自
堂上投于地痛哭徹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曉竟自縊
一日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而營者則
曰　文皇以改散官事詰責慙懼自縊又云謁　太宗
受勑慰諭最後自經不宜與方錢諸公同致公死在
文皇即位後之十六日則前二說似搆寫太過不可信
最後賜勑或者遍行朝臣非止一人惟散官之詰理或
有之似與烈死遁死者異然公之縊與董倫賜罷同日
偷出城數方死尚在可憐當收入　建文遺臣中公又

先之以大臣不容于新朝即可以見故主分表忠一席

非過也

侍中黃公

公名觀字瀾伯一字尚賓又曰尚觀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㓜頴敏受學元待制黃哻哻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舉徵書舍誦讀甚勤遂博通今古有聲名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第一外艱起服仍入監嘗繪父母墓爲圖攜以自隨聞之泣輙下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禍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上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輙文令觀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

責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　東宮講論累遷尚寶卿禮
部侍郎乃復其姓　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侍中一員
位次尚書命觀爲之仍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燕兵起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四年北兵已逼家
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　文皇已即位列文職
姦臣罪狀觀名第六先索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黃觀
出矣觀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
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至言夫人暨
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
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一日賽工橋今葬其處　觀慟哭

至李陽河聞　建文皇帝遜位新天子即位三日矣
朝使索寶來召知不可爲紿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
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流中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
絲椶網以獻命束芻蒙襯帽而剉於市年三十九逮姻
黨百餘人繫獄　仁廟初悉放還友人柯暹立傳不敢
出是後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
畔人爲公也駭歎立祠景泰中邑人進士孫仁使遼有
老卒朱徽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者徽故爲諸生從
觀遊仁問舊事且泣且言甚悉其文集尚存泰州儲尚
書家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梆林有破棺倚頹垣下詢之

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蓋投水時三人執手如貫土人憚有後命具棺將盛以葬後亦不問故置之尹直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艱奉命徵兵兵未入援闕輦待更自度厥傳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遂赴水言友屈平從容慷慨二俱可儷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清江龔守廷知貴池始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而南京祠亦益祔同時金侍郎失其名建文末年命與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六月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死之有朱進者常州人隨金侍郎往江西募

兵同被縛送又有松江同知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楊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比兵乖恩

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磔於市

葉少師黃侍中忠烈祠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死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也

據舊志黃公募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刹磯夫

人 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溪之居

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死所也夫人之死

乃在賽工橋今葬骼其處祠宜于賽工不宜青溪也余

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即兩祠何不可者且賽工僻久則

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有小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誤爲翁夫人耳余因趙宗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冠裳者携女郎二三人立溪畔故就其地搆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主設神緻焉又云頗瞻遺像欷歔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誤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加飭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街淺隘諠囂登降無所余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頃自留銓攝曹事屬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并有捐助者貿祠傍民宅一

區輸入祠基址旣拓于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祠故背河改而面之廟貌巽如顏曰一門忠烈客有過祠下歎嘖難將事者輒咨嗟咸歎於諸臣之烈若有難于言而且引叩馬事為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為也　高皇帝肇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皇不可無　文皇何也　高皇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微　文皇則　明尚未得為明也當永樂時建文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何也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微故臣而明亦不失為明也夫天下事覩得巳與不得巳耳　高

皇不可無　文皇則　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　文皇爲得已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哉乃婦人女子志節皆與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　文皇固欲死諸臣否歟余曰此亦　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不事　文皇而又不死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死之以成其是而使爲世知有君臣是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裥諸臣者從　文皇意也

刑部尚書暴公

公名昭字　　山西浮山縣人洪武中以薦舉授大理司務歷北平布政司參政二十八年陞左都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麻履而已三十年五月奉　旨取大誥條例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六月署政平訟理二牓論罪囚　上諭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

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詔理擕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擕宣德意遣之繼令府部院科等官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建文即位光采訪使至北平知有變致歸言於朝請爲備北兵起設北平布政司于真定耶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畫北兵入京執之不屈　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斷頭乃巳

御史大夫練公

公名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信字伯尚善詩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耶英邁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安慶謁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猶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椒漿洪武十八年會舉入對

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世者惟敬事而畏神人趨事以歷
知涉難以立志日邁不息歲邁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
其所以出是大輔人君福黎庶朕自代元統一華夷
官遵古制律倣舊章孜孜求賢敷用弗當其有能者委
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奏
於斗束手中才下志靡雖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未
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
此無已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
與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懷
名世在斯姑舉必如朕意于策對曰　陛下以得人之

難詢草茅之陋謀之至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　陛
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
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亾身非臣敢恤也　陛下所謂欲
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　陛下臨御十
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
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
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數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
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　陛下孜孜
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大驟之過也
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

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　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恐以區區小故而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繼以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　陛下興天下之學較育天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　陛下遴師立教求胡瑗之法分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於先則可逸於後

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　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於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　上覽而善之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滿三載内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陛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拜御史大夫北兵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子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因大哭求死　建文皇帝駭而罷朝北兵渡淮靖江府

長史蕭用道

用道初名達以字行西昌人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被徵　高皇與語重之授潭府長史固辭改平涼訓導娶羅氏生公少負奇氣博通經史文有根據父沒學者卽就之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吉安知府朱仲智舉送京師擢靖江府長史召修會要北師渡淮與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議用事者怒且詆練子寧言乃止　文皇嗣位預修洪武實錄從王之國桂林數遷正言又陳八事作四門箴以進王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意寓諷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則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悠久惟殿下懋夫在己之實耳進講必反覆殷暢永樂十年乞歸忤　旨謫宣府雞兒嶺巡檢明年卒官年五十五性貞直俔俔未嘗稍屈己求合布袍蔬食不改處士時詩文數十卷子恒宣德二年進士官至尚書

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議用事者怒詆二人

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訴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指揮劉璟縛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噴血直前曰成王安在一曰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此時尚許從容款手而見耶遂族其家姻戚遠方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亦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其姻也每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一本有胡廣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與方孝孺同朝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辛亥鄒泉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莆邑人胡憲使所收者憲使名琛亦新淦縣人洪武中由國學授營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爲其贊從泉州府知府時郡積弊政署一切革之而典

利於民父老朔望謁見必使諭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郡諸生又麻學爲申教養之令躬督之召修禾築大興泉後更數守其民思罷不已陞貴州按察使拾前寬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畏威敬愛之三載入覲年七十一致仕宣德三年卒恭爲人和厚簡重言必稽禮而持行有恒教子尊遺稍時禁嚴不敢出人莫能知者

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夢陽刻其集并建金川書院祠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嘉靖壬午提學僉事邵鋭祠伯高于鄉賢公亥時有侍滕抱匣處于匿民間得免一日妻秦氏有身生于戍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知縣黃尚賢榮得二人匿宅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事展轉入閩傭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樂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許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晳不羣指問何姓答曰姓綠生

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泗滿面
生疑駭固叩之得其詳爲言自先世來有血襦可據大
書一練字蓋被擒前夕書以付侍從者歸不示人綺緘
于衣領中至是發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亟以百金
贖之陳不受遺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
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嘗事者以將來
聘授以衣巾俾奉公祠爲置廉田百畝一時聞者歎息
泣下以爲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公本淦東山之三
洲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隷峽淦
與峽爭立祠訴晉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峽江有玉笥九仙臺道進

南粵廣穴則綠氏先隴在焉其居人往往以綠氏浸圓
爲害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黃舞鹿煙木
草中門室猶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冢則數歸之人姓名
猶可歷指蓋其先本塗東東山人至伯尚還三洲是生
公三洲南上一合爲王峽峽今爲縣公實峽人也北及
第復界塗城洪熙改元獻其家壹復故業於是東山三
洲仍結綠而以城居界陳婿綠故與黎責劉三氏書闕
黃降綠且世姻愛聯舞條始錢半琦因峽之綺嗣公鳳
風山巔塗之人士詳曰公途人也何與於峽至爲害嶽
害之功不爲變然亦未致三洲之本末也舊題其前之
科日自清故事惟登陟幸請主祀之行著遺通判維揚
餘堅行斯病其井礎始議改還而知縣王陳策濮桂相
遞成之濮移祠山麓剝尚秋嚴何乃闕山麓將併倉址
與故斠地指傳廣之下爲來仁書院婁證廷徑直聯之
祠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時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
義起萬國慰當風天意別有手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
骨白日頭臥忠到此
吾臣節羞言靖難功

放英贊曰於赫中丞直臣之嗣弘

識遠覽凌厲千祀昔在序膠友金文靖自公節烈天植

厥性形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華个
天文譽四起薦承內臺矯矯風紀豺虎在廷憤不忍看
欲飲其血以快我心故宮煙沈臣心不湼首陽無薇甘
殺爲烈倒戈乖志惟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廟文山
疊山西江閒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李空同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
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有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
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
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淑淑淶淶被物而物不

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耶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耶不然何闡其風者之與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非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余至金川觀瞻練公故里既

令立祠祀之刋其遺文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

朱吏氏曰吾讀浩然堂記深感死事者其忠同其時勢之遲速不得不異也文山一逃于京口再逃于空坑囚燕三年從容就死疊山居家已久徵入燕不食死其室家皆無恙黃練諸公一日并命又盡其族此豈文謝之遲留黃練之勇决而　文皇至仁大聖反不如元祖之寛厚哉元以全力舉宋得其降臣甚衆卿之亦太甚所不能降者獨此兩人耳必欲降之故用緩法文山亦時時志在興復必死爲期必報主爲快一日可三年可十

年亦可乃若　文皇則興于是以孤軍渡江縱其將士甚衆疑之亦太甚所不可縱者獨此數人耳且　舊主已出諸人走廣德走吳界走海上謂何宜其用急法若不能一日待一人留也辟之水然在廣谷大川滔滔汩汩信流直下而崩崖斷壑淜湃震盪目眩心悸雖山過顙撝折必東善哉乎時爲之斯其稱浩然乎而諫死者又當別論已

御史大夫景公

公名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大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録四書經義是對及第第二授編修三載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鏗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字訛懷印人刑科更疏爲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初陞北平叅議往察燕邸動靜 太宗識之清 言論明快大被稱賞尋召還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金川門已開宮中火起諸臣死節者甚衆清素與兵謀且方齊黃相善約慷慨殉國獨遲回規 建文所在審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卽仍其官委既侍班

若不介意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　清　及朝　清　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劍　清責罵起奮立嫚罵曰欲爲故　主報仇耳　上大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即親王敢爾命抉其齒且抉且罵項之含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御衣　上命剝其皮草楦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上夢　清　仗劍逐殿追遶明晨駕過其屍索忽斷行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尚書侯公

公名泰字順懷南和人官刑部尚書北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輸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即位泰至高郵與隸上高茅所仟同執下錦衣衛獄七月十日死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時有徐尚書者坐匿建文又縱之去誅死一女止十三歲俾屬樂籍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女儀爲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侍郎盧公

公名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迥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北兵至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台郡祀于八忠祠或曰盧珙

侍郎郭公

公名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爲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誠以爲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而

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此豈上策且兵貴神速蕭蟦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及兵出給餉不乏北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鎭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都御史周公

公名璿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兵起時戮力戰守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永樂中猶繫獄

副都侍郎茅公

公名大芳名誧以字行揚州府泰興縣人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嘉興陳堯道父友也嘗遇之贈以詩云計爾生年今二十每懷聰慧奮無如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獻書洪武中儒士應辟與教淮南考績入朝擢泰府右長史勉勞甚厚引黃子檔相為比大芳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甚得大體未踰年泰國稱治因大書揭其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方孝孺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副都御

史吏部左侍郎北兵起憤國命日楚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勋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起爲鐵鉉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　文皇臨御得所作詩八月十七日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坐誅孫二添孫歸孫死獄中正德末祀于縣道文五憊郡人侍郎儲巏輯之名曰希蘧遺集

太常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董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遜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明達負氣書南北用兵事諸多據實問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

人謂自經死殉義諸臣昇死最先都御史陳瑛奏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顧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諭勿問

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㷀王安人居誓不有
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
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萬曆二十年饒守
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於父祠

大理寺丞鄭公

公名瑾吉安永豐人嘗遊蜀之重慶及巴渝間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 紳）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喜忠義人也既而至成都士皆願與之交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北兵既入與其儕魏（冕）等俱死之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巴縣學訓導遷御史（一曰刑部僉事）歷陞都御史死建文時

御史魏公

魏公名冕亦永豐人建文時爲御史勁直有才名北兵至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冕）與同僚十八人即就前殿

之幾死會輟朝晃及𤨣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奔闌禁中明日宮中火起或謂晃宜急迎附屬辯曰使吾欲臣節必不為府所用奈何徒自壞也即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長史鄒公

鄒公名朴字爾溥永豐人仕至秦府長史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謹諫沮其邪謀王不聽擬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　上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陞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公𤨣死憤激不食卒時人謂朴𤨣為永豐連璧云

朱史氏曰初讀鄒朴之傳疑之曰聞瑾死憤激不食卒其同志耶同宗耶又曰永豐連璧其兄弟耶吾學編不以官分彙從其類似有深意特未能顯然合之爲一惟吳太常副書稱朴爲瑾之子太常守吉安甚久有異政留心節義確據無疑而吉安同時著節者修撰王艮寺丞彭與明御史曾鳳韶知縣顏瓌教諭王省縣丞劉子太常合祀又爲之贊余既服其古雅因數耳目難耐不躬其地亦不能致其眞也既有徵實喜不自勝遂無掠美爲標出見志云

太常贊曰吉之先何多忠義也王艮先事殺身瑾見見

危授命與明遺引逖名鳳部刺血書情王省闞桂明倫伯璜孤城抗節劉亨不仕終老或死或不死忠等耳李貞賢詔之妻蕭顏有爲之妻從夫朴有爲從父臣死忠婦死烈子死孝至今猶覩英風余守吉州爲祠祀諸賢而採其遺載之三祀志

長史劉公

公名璟字仲璟文成公次子也生時月食復光父歎曰夫墜乃緒而卒成幹之者也弱冠師事石樓子沈涵歷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父殁不仕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高皇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與其任爲同賜金綺省墓還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惟閤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以剛直聞一云金書除奏摘儀四字於儀簡易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刑持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泰奏事忤旨璟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王介淵辯爲

無且引所唱米入大王曲本爲言金陵瑣事中稱誠意伯家資藏此録簡每每出以示客何謂無余洲不過悉所余謂　太祖時有不測衆勤乃錫誓券不可知即門使止于宣　達即令之通政司官豈有令侍從備擧奏事大臣之理篇上金書誥語可咲況璟之得用在洪武二十三年此時規模大定決無此事家中之簡或其子孫附北說奇而實之亦如劉文成像後童子持金瓜之說也

會谷王初封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關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并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

吾學編及諸書皆有此語王弇洲曰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遼府在遼東慶府在寧夏寧府在大寧燕府在北平安能遙攝洪武閒趙王杞甫封即薨亦無趙府趙簡　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非簡之博洽而亦舛謬至此也考之關門使初設即以璟爲之事在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中明年四月谷王受封至九月罷關門使以尤貞孫同前等爲禮部主事並不及璟則先已爲谷王長

史明矣同封者慶王㮵寧王權岷王楩韓王松瀋王模
安王楹唐王桱郢王棟伊王㰘凡十府並未之國官屬
不必盡備則提調各府事或有之第與遼燕趙不相干
而谷王之國實永二十八年三月若只據分封地面曰
安能遂指則谷未
考其時與事也
谷郡在宣府從王之國　上諭曰凡
事執正兵機尤不可忽璟談險足兵詰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輒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
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北兵起璟從谷
王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李景隆軍言不見用景
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
冒雪走良鄉趾爲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
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指揮陳玉素侍璟指

點先後馳騎反涿遇璟翼上馬南奔知軍事多楔跡不
川文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與疾赴闕進問見錄于
爲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即位凡仕建文者悉
令趨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姦黨璟稱疾不起法官論
璟逃叛逮至京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
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蓋謂篡也　詔下獄辮髮自經死時鄭
朱子方罪殁法官希旨緣請　上曰璟家難例鄭朱子
恭以文成功也遂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萬潮覩學邑
生陳中州白其事立像配享父祠

卷終